

佛教经典故事

圣妃耶输陀罗

(一)

释迦世尊未出家时，既是一国的太子，他的生活和经历，也就与一般的太子一样。但是他的父亲净饭王，时时担心他会应了阿私陀仙人等的预言：「在家当为转轮王，出家必将成佛道。」故到释尊十九岁那年，净饭王便为太子建造三时宫殿，让太子分别于不同的季节住入不同的宫殿，一为冬宫，一为夏宫，另一为春秋宫。这也是为太子纳妃而做的准备工作，用来防止太子走上出家的路。

太子成年之后，从经中的记录看，他先后娶了三个妃子，并建三等宫舍，第一宫纳耶输陀罗妃，第二宫纳摩奴陀罗妃，第三宫纳瞿多弥妃。其中以瞿多弥的年龄最大，可能与释尊相似，耶输陀罗的年龄最小，可能幼于释尊十来岁。但是释迦族重视本族的婚姻，故将摩耶夫人之兄所生的耶输陀罗，立为正妃，后来也仅耶输陀罗为太子生了一子。

瞿多弥也是释迦族的女性，她是一位名叫檀荼波尼的女儿，她很有男孩子的性格，她也不喜欢带有脂粉气的男人，比如在她选择结婚对象的集会上，许多男孩子为了吸引瞿多弥的注意，将他们家里能够穿戴的挂起来，炫耀财富，增加姿容、助长体态的种种高贵衣服及璎珞等珠宝饰物，都呈现了出来，但是，瞿多弥看了之后的评论是这样的：

「这些男孩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倒像是待嫁的女孩了，这是妇女们媚惑式的装饰，是胆怯懦弱的表示，缺少勇敢精进的大丈夫气。男子汉不应假借外物庄严，自身的气质和相貌，才是最好的庄严，正好像悉达多太子一样，他虽贵为太子，富甲全国，也没有打扮得珠光宝气，所以我已决定要嫁悉达多太子了。」

悉达多是释尊出家成佛之前的本名，从年龄的考察而言，瞿多弥应该比耶输陀罗更早进入迦毗罗卫城的王宫，她在宫中，对于太子的协助很多，并且辅佐其他的妃子，管理和照料宫中的女子们。

另外一位妃子摩奴陀罗的事迹，经中的记载不详。

有缘的，必定相会，虽然是修行到了最后一生马上就要成佛的阶段，仍有三位女性，要嫁给他成为夫妻，经中当然也由释尊自己说明了这些女性之所以要嫁给他的原因——往昔生中所发生过的事迹因缘。

（二）

释迦世尊时代的印度社会，对于男婚女嫁的风俗，相当开明，凡是待娶或待嫁的男女青年，均有自由选择终身伴侣的权利和机会，通常的方式是父母为他们已成年的男孩或女孩，发布消息，举行一次为期数天的集会，就在闻名而来的与会者之中，物色理想的对象作为适当的配偶。如果遇到应徵者或求婚者超过一人以上时，便以竞技斗艺、比试学问的方法，来确定最优胜者是谁。

近代的学者之中，虽有人以为释迦世尊并未以竞技求婚的方式娶得耶输陀罗，但在佛传的资料中，有著如此的记述，这也反映了佛陀时代的印度社会，曾经有过竞技求婚的风俗。

耶输陀罗是天臂城主善见王的公主，她的美丽聪慧，一经传出择偶待嫁的消息之后，便疯狂了全印度的王子与贵公子们，纷纷前来求婚，她成了未婚青年们恋爱和追求的梦中美人，她像一朵高洁清雅而散放馥郁彩葩白莲花，玉立在风光绮丽的池中，风靡著无数赏花观景的人。

因此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竞技求婚的大会。其实，在竞技之前，耶输陀罗的芳心，已经属于悉达多太子。

那是净饭王为悉达多太子举办的徵婚集会上，从全印各地各国来的少女们，不论美丑贵贱，都能从悉达多太子手里，得到一分珍贵的礼物。当大会已将结束，太子已将所有准备好的礼物全部送光之时，耶输陀罗才从天臂城赶来看热闹，她根本没有准备来应徵，所以也没有像其他少女们那样盛装赴会，她没有要做太子妃的心理准备，所以也不像其他的少女们，在悉达多太子面前出现时，心慌意乱的混身不自在，羞涩得抬头正视的勇气都没有了。耶输陀罗来到太子跟前时，好像天天生活在一块儿的妹妹见了大她几岁的哥哥那样，毫不忸怩地说：

「怎么地？大家都有礼物，就是没有我的分吗？太子？」

「真对不起，美丽的公主，只因为你来迟了一步，准备好的礼物，刚才已经全部赠送完了。」太子看到这么一位气质高洁而又美丽明朗的少女，在七天以来的徵婚会上，这还是第

一次。

「难道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否则就是你欺侮我了，太子。」

「请别生气，我不敢欺侮你的，这是真的，因你来迟了，所有的礼品已经送完了。」

太子说完话，便随手脱下一只价值连城的宝印指环，赠与耶输陀罗。

「我对于你，就只值这么一点东西吗？」耶输陀罗接下太子的指环，同时轻蔑地一撇嘴说：

「哼！还是欺侮我。」

太子遇到这么一个俏皮的、爽直的、敏慧的、美丽的少女，便情不自禁地非常喜欢她，于是便说：

「好了，你可以把我现在身上所佩戴的一切，全部拿去。」

「算了吧！我岂能剥光你的身体。」说着，她便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走了。

其实，这一次的会面，在彼此的心田中，都种下了互相爱慕的根，所以经中的形容是：「其女后来，太子共语，数番往复，兼且微笑。停住少时，调戏言语。太子彼女，二颜俱悦。彼此对答，四目相当。」

（三）

可是，当悉达多太子派人去向善见王求婚之时，却遇到了困难。善见王的答覆是：「照我们释迦族的古规，如果谁能以技艺胜过所有的竞争者，他便有资格娶我的女儿。不过，我仅听说太子从小生长于王宫深处，娇生惯养，只知耽于游戏玩乐，未曾听说也学过任何文艺、武术、兵书、弓箭等事，总不能叫我女儿嫁给一个不学无术的低能儿吧。相反地，倒有几位已来求过婚的青年之中，例如提婆达多的硬弓，阿那那的马术，难陀的烈剑，是我所知道的事。」

这等于是说，悉达多太子，根本没有可能娶得耶输陀罗为妃子了。然而，悉达多太子是充满信心的，耶输陀罗则在为太子的优胜而祷告。竞技快到的前几天，耶输陀罗见到了悉达多太子，并且鼓励著说：「太子！为了我，你也得胜过他们哪！」

「请放心吧！公主，我不会怯场的，请你准备著做我的妃子好了。」太子微笑著说得非常地轻松而又那样的真切。

竞技的日期，即将来临，释迦族的王子们，以提婆达多及难陀为首，都在努力著练习骑术、弓箭与技击等的武功，其中包括难陀在内，都觉得这次的优胜者，八成是提婆达多，他们只是趁此机会，多一次锻练学习和比赛的经验而已，因为他们一向觉得提婆达多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一位。

他们几乎把悉达多太子将成为这场竞技中劲敌的事，没有估计在内。因为这时的太子也没有练武功，反而静悄悄地在森林里的石头上，盘起腿子，打坐冥想哩！太子的心里很宁静，他想：「真是奇怪的事，为了争娶一位女孩，轰动了这许多男人，来参加竞技角斗，究竟是何苦呢？」

然而，悉达多太子，还是加入了这场竞技大会。当他进场的时候，善见王伴著耶输陀罗早已在座，提婆达多等诸王子也各就各位。太子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，也受到了善见王礼貌的接待。接著，太子便退到竞技者的席位。大家都在猜测议论：「这次的优胜者，究竟会是谁呢？看样子，大概是提婆达多，或者是难陀罢？至于太子，大概不会真的参加比赛的吧？」

首先，善见王骑著由侍从人员牵引著的高大威猛的白象，出现场的中央，高声宣布：「技艺超人者，即以吾女耶输陀罗嫁与为妻。」

接著，在场地一头的高墙上，出现一块大布告，上面写著斗大的字：

竞技项目

- 一、书艺
- 二、算术
- 三、跳踰
- 四、箭术
- 五、剑术
- 六、马术

同时公布了各项技艺比赛时的评判官，那都是当时各项目中最杰出的代表性人物。

然在太子的感受，总觉得这是一桩无大意味的事，所以在竞技开始前，太子突然向善见王请教，能否让他退出比赛者的阵容。他说：「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国家以来，为了国族的安全

有保障，我们必须勤练武艺；练武艺的目的，应该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尚未相爱的女性，来与其他的竞争者角力斗狠。」

这是太子对于释迦族的传统习俗，提出了修正式的建议。然在其他绝对多数的人而言，是无法理解的事。于是大众又起了一阵子的议论，认为太子临场怯弱，所以找了藉口作为下台阶。

旧风俗，古习惯，根深蒂固，在无法避免的情形下，太子还是参加了竞技比赛。

竞技场上，高潮屡伏，喧腾之声，此起彼落，唯有耶输陀罗，闭起了眼睛，虔诚地向帝释天为太子的胜利而祈祷。悉达多太子虽是场中最受人瞩目的一位，也是最被大家担忧的一位，因为提婆达多和难陀等人，平常的成绩均极优异，几乎样样都是破了历史记录的；悉达多太子，则是静静地坐著不动声色，不知他是有著十二分的把握呢？还是早就准备著做弃权的打算？

但是，竞赛的项目，没有一样能够难住太子，比赛书艺之时，太子虽是最后一个上台，无论是书写的速度、优美，以及文字的章法结构，连试几种不同语言的古文及今文，都使得担任评判官的学者们，惊叹不已，也惊奇不已。再试算术的课目，普通的求婚者，能够算到亿字数位，已经是了不起的。太子的算术，却是从亿字数位算起，依次累进而为十亿、千亿、十万亿、千万亿；十兆、千兆、十万兆、千万兆；十京、千京、十万京；千万京；十※、千※、十万※、千万※；十壤、千壤、十万壤、千万壤；乃至十沟、千沟、十万沟、千万沟。这是天文学家也不常用的大数字，如是用这样高深精微的数学计算法，就是须弥山的斤两分厘毫末，也可算得出来；四大海水的每一个分子的总计，也可提供答案了；用来推算百千万亿的恒河沙数，也不是办不到的事了。这使得当时担任评判官的大数学家额瑞那，也觉得太子是一位不出世的天才算术家了。

不过，书艺及算术，是静态的项目，对绝多数的观众，既然无法观战，也无从了解真相，大部分的群众只是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说：「像太子这样聪明的人，应该要得到冠军的，这也是我们国家的幸福，全国人民的幸福。」

提婆达多却在一边，下著注解道：「慢著哩！谁胜谁败，等著瞧吧。国家的强弱，要靠武艺的精粗来决定，我们刹帝利阶级的民族，文艺高明，不算什么，武功的优劣，才分高下。」

说著，提婆达多便跃上了射术比赛的靶台。射击的武器，当然是用弓箭，力大的用强弓硬箭，弓强弦紧，才射得远，箭硬簇刚，才能穿透坚韧的标靶。箭靶有用木制或皮制，有用铜、铁等金属所制。所射的距离，也有远近，最近的是一千弓的长度，最远为五千弓。每一

个标靶座后，均以两箭箭身的距离相间，一直线地安置两只到十只同样的标靶，用以测验射手的劲道，看他们一箭能够射穿几只标靶。大家都知道提婆达多的硬弓，是有名的，所以他现出一派狂傲而睥睨一切的态度；他果然不同于众，从一千弓的距离，增加到一千五百弓，再到二千弓、三千弓，靶靶中的，起初穿透数靶，最后仅仅射中标靶，差一点箭簇没有掉下。但仅如此，他已成了场中的英雄人物。观众们给他的欢呼及掌声，已如海啸雷震。

等待大家稍后安静下来之时，悉达多太子安详地走上了靶台，拿起提婆达多刚才所用的弓，挽了一下，便退下台来，走向善见王。他这一举动，使得提婆达多暗喜，也使敬爱他的人吃惊，认为他将要说：「弃权不参加比赛了」。

但他没有使耶输陀罗失望，他是向善见王请求给他一把像样一点的弓。

「那里不是准备著各式各样的良弓吗？」善见王说。

「不，大王，那些只是儿童们当玩具用的货色。」太子说得很诚恳。

善见王本身就是一位射术的高手，他的最高射程记录是四千弓的距离，所以把他自用的名弓借给太子。太子接过后，轻轻地挽牵一下，又还给了善见王，仍说：「这也好像是孩子们的玩具。」

「好了得！那么派人把宝物殿上供在祖神之前的一把宝弓取来。那是你的高祖师子颊王，历史上第一位射术大师所用，又硬、又重、又长，除他之外，尚无第二人敢于接触它的传国之宝，也是释迦族的全族之宝。」善见王做梦也未想到，会有一位年轻人的箭术超过他。如今快要使他对悉达多太子由好感而起钦服之心了。

当太子把狮子颊弓取到手里之后，群众的心里都紧张得摒住了呼吸，因为太子真的把那面神弓，拉成了几乎是满月的形状，然后「嗖」的一声，一枝箭射向了遥远遥远的前方，何止五千弓或一万弓，根本那枝箭就像越出地平线而进入了无际的太空一样，谁也不知它的著落点是在何处。

像这样的事，包括善见王在内，没有人不觉得，这是梦中才会发生的事。

于是，以耶输陀罗为首，甚至提婆达多等诸争婚的对手们，也都来向太子报以敬慕佩服的辞句、表情、掌声和欢呼。

接著是剑术和马术，不用说，最后是悉达多太子获得全胜。这一场空前热烈的求婚竞技大

会，就在善见王向大众宣布结果，并将一串璎珞授与太子，以表示耶输陀罗的终身所属之时，又在一片薄海欢腾似的人声中，结束了。

(四)

作为菩萨的眷属，作为悉达多太子的妃子，太子的要求是，必须具备如下的资格和条件：

一、年纪要轻，身有威仪，不因姿色秀丽而起慢心，不生嫉妒，不谄媚，不诳语。

二、经常质朴诚实而有慈心，怜愍苦难的众生如爱自己的儿子而好行惠施；虽然梦寐亦无邪心，经常不因有智而师心自誉；执意谦卑而不贪美味及欲乐。知惭愧，不害物。

三、不归一切外道邪师，心常依于真理的道理，身、口、意三业，恒常清净。远离昏沈和睡眠。所作皆善，不从思惟。经常不舍善行。

四、承事翁姑，要如父母；爱护左右的人如同自己；睡在夫后，起在夫前。能解诸种义理。

以上四条要求，耶输陀罗是具足了，像有这种资格的女性，在一般家庭中实在不容易求得。许多人仅注意到耶输陀罗的美丽聪慧，悉达多太子则更重视她的内在贤德。因为太子毕竟不是追求物欲享乐的人，而是生来就有厌离五欲倾向的人。所以，当他赢得了这场求婚的竞赛而完成了与耶输陀罗的婚约后，唱出了这样一首歌：

欲过无限

苦恼由此

宫中乐事多

常如住敌阵

独入林深处

可住于禅定

由此可见，得到爱妃的同时，他已萌起了出家修道的意念。

(五)

太子十九岁结婚后，在王宫又住了十年，十年的岁月，使他从人间现实生活景像的深入观察

之中，发觉了人生的虚幻和痛苦，众生界的弱肉强食，人与人之间的自私自利与纷争磨擦，各人自身的生老病死等问题，使他觉得非要亲身去出家修道，便无法帮助众生以达成离苦得乐的目的了。

此时，耶输陀罗已为太子怀著身孕，快要生产了的样子。净饭王给太子所设的欲乐享受越来越多，太子想要出家的意念则越来越强烈。终于在耶输陀罗诞生了罗侯罗小王子以后不久，太子便趁著星夜，毅然越城出家去了。

这对迦毗罗卫城的宫中而言，是一桩比天塌下来还要严重的变故。当太子的马童车匿，牵著太子的座骑，带著太子平日穿著披挂的宝衣宝饰，回到王宫，报告国王说，太子已经削发易装了家，一直向南方山林里去了的消息，传到耶输陀罗的耳边时，使她悲痛惊恐得几乎大发癫狂，她毒骂马童车匿，说他不该不报告她而送太子去山林出家；又责骂太子的马，说它不该不发一点声息而偷偷地负著她的丈夫去出家。经车匿说明，不能责备他，也不该责怪马的原委之后，耶输陀罗躺在地上，号哭一阵，便诉说了她对于太子出家的感想和意见：

「我的圣主丈夫啊！我正努力著做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哪，为何把我抛下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走了呢？我的丈夫啊，怎么没有听过去诸王欲入山林修道，也把妻儿随身携带的事呢？那些国王，也没有因此妨碍了修持而不得道呀！我的夫主啊，岂不知道——曾有些人与太太一同剃发，出家修道，精勤苦行，并将所骑的好马、宝饰、财物等，作大施舍，到未来世，两人同得上妙果报的事吗？你为甚么吝啬，竟把我抛下，而独自去修行了。难道你希望用修行功德来生到三十三天，享受天女与你共同生活的快乐吗？」

耶输陀罗乃是一位贞烈和坚强的女性，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的女性。悉达多太子正因为她不是需要操心的女性，所以娶了她，又悄悄地离开了她。

当耶输陀罗把胸中的气闷发散之后，突如其来的冲击感，渐渐地平息之后，她便理智地立下了这样的誓愿：

「从今日起，直到再见到太子那天为止，我不再睡原来的卧榻。不以香汤沐浴，不饰身，不磨身，不化妆，不穿著宝衣美服，不用宝石、香水，不以香油涂身，不戴花曼璎珞。舌不沾美味，不进美食，也不饮酒。不修饰头发。虽然，此身仍在宫中居住，我也要过住于山林一样的苦行生活了。」

嗣后，太子在山中苦行六年，耶输陀罗在宫中，也苦行了六年。这种圣洁的心行，正好就是她所说的与太子「一同剃发」、「精勤苦行」的信仰，是吻合相应的圣者行为。

(六)

佛陀成道后，到处游化，普度有缘，他的名声，早已传到迦毗罗卫城的释迦王族的耳里，以净饭王为首，大家希望成佛之后的悉达多太子，回国来让亲族们供养一段日子。到了第五年，释迦世尊终于率领著他的大批出家弟子们，应净饭王的召请，回到了阔别十来年的祖国。

这时的悉达多，已不再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，他是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大宗教家，是圆满究竟的大觉悟者，是人间天上的大导师，是大雄、大力、大慈、大悲、大智慧的最高人格的完成者。但是，他的生活，非常简朴，虽然净饭王给他准备了上好的衣食及住处，释尊依然度著沿门托钵的乞士生活。净饭王见了释尊，颇不以为然地责问他说：「悉达多！你这样做，不怕损坏了释迦族的名誉吗？至少大白天，不要去到处乞食才好。再说，你好像没有想到，你的爱妃耶输陀罗，及爱子罗侯罗，正在等你进宫去呢。悉达多，你的爱情，难道已变成石块了吗？」

「净饭王！我早已不是悉达多了，我是佛陀，正像古印度所有伟大的圣者那样，我已灭了私心，所想的是如何度脱众生的苦恼。」释尊微笑著回答。

在宫中等待著的耶输陀罗，知道佛陀回国已有数日了，就是还没有进宫看她们母子两人。她有山那般多的话语，海那般深的委屈，希望伏在太子的跟前，抱住太子的膝盖，哭诉一个痛快。可是，佛陀还没有想到来探望她。

其实，释尊这次回国的目的，是为了化度释迦族的男女老少。他的一举一动，都充满了自然的摄化力，他智慧的谈话，慈悲的心量，尤其他虽披著普通苦行僧一样破旧杂色的袈裟，他的面容却如满月那样的明朗和蔼。他虽不像国王大臣那样地发号司令而一呼百诺，他的一言一语，乃至每一个微小的动作，都能使人敬服、信仰、和全心的皈依。所以，佛陀回国一共七天，除了为父王说法外，使其证到初果，还度了阿那律、难陀、提婆达多、优波离、罗侯罗等人，加入僧团，出了家。

至于罗侯罗随佛出家的因缘，与其母耶输陀罗极有关系。因为最后，释尊进了王宫，见到了耶输陀罗与罗侯罗，本来准备著千言万语，要向太子倾诉的耶输陀罗，一见到佛陀的威仪和慈祥的光明，就像雪花遇到了和煦的阳光，一下子就全部销溶了。她只是教罗侯罗对佛陀做了几样事：

一、佛陀入宫应供之际，她教罗侯罗手持她自制的一枚大欢喜丸，送交释尊，表示罗侯罗是佛陀的亲子。

二、释迦正在入宫省亲探望妻儿之时，耶输陀罗先在楼上，遥见释迦及诸比丘，即跪下顶礼，然后悲喜交集地饮泣不已。罗侯罗见她哭泣，问她何故，她便指使罗侯罗下楼去迎接父亲，攢入佛陀的怀里。

三、释迦入王宫，应供并说法事毕，宣告离去之时，耶输陀罗又教罗侯罗向父亲索取遗产。

在短短的数小时内，耶输陀罗指使罗侯罗连续地亲近了三次父亲，使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父亲面的少年，很快地认识了父亲，并且信赖了父亲。所以，当罗侯罗跟著已走向宫外的释迦，边跟边求著说：

「父亲！我一定要你给我东西，你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，请把父亲一生的遗产给我吧，无论如何请父亲给我好吗？」

释迦知道，这是耶输陀罗安排的杰作，所以一边伸出手来，牵著这位少年，一边微笑著告诉他说：

「罗侯罗，你想从我求取世上必定消灭的东西吗？那是不可以的。让我给你永远不会亡失的东西吧！那是在菩提树下聚集到的财宝，是我可以永远留给你的遗产。」

就是这样，释迦已将这位少年，带离了耶输陀罗，带出了王宫，结果，便把他交给了释尊座下智慧第一的大弟子舍利弗尊者，教育他如何出家修道，变成了释尊教团中的第一名沙弥。

佛陀回到迦毗罗卫一趟，他的摄化力，像一阵龙卷风，受他的化度而随他出家的青年达数百人。接著佛的姨母，摩诃婆波提夫人，也带领了一大批释迦族的女性，追随佛陀出家去了；耶输陀罗即是其中的一位，另外一位妃子瞿多弥，也出了家。由于她们精苦修行的结果，都证入了圣位，耶输陀罗也以神通知名，最后她在佛陀之前入灭。

民国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纽约禅中心

录自：圣严法师，《圣者的故事》，法鼓山全球资讯网。